

第五章 結論

晚明的江南社會經濟發達，經濟來源的多元化，提升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城市經濟造成社會風尚趨於開放多元；另一方面，文藝界試圖打破過去禁錮知識份子的教條，反求乎本心，個人意識的被尊重，也間接提升了婦女的地位，男女平等的信念讓女性受教育、創作獲得了正面的支持與鼓勵。於是晚明開始，江南的寫作女性逐漸出現，並發光發熱，延續到清世，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寫作人才。徐媛生在明世宗嘉靖 39 年（1560 年），是晚明的前期，可以說是在這股時代洪流的前端，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她擁有個人專屬的作品集，而且被保存流傳了下來。

徐媛出身世家大族，擁有良好的家學淵源與優渥的生活環境，因此陶冶了她藝術創作的才學與涵養，婚後亦能在學習上精進，並與夫婿范允臨相互唱和酬答，加上范允臨對於婦女寫作態度也持有開放支持的態度，因此徐媛能持續在寫作的園地耕耘著，直到晚年時，還由夫婿范允臨出資出版了她的個人作品集《絡緯吟》。徐媛跟隨其夫婿宦遊的日子，讓徐媛的視野擴展許多，除了結交了不少閨中友伴，徐媛也得以參加了當代文人雅士的宴游樂事，對於宴席中歌妓們的觀察與關注，以及遠及化外之地的特殊體驗，都讓徐媛的生活歷練與身處幽閉閨中的才女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徐媛作品的廣度與深度。晚年時期的徐媛，隨著夫婿看破仕途歸隱天平山，在心境上趨於無爭，走入宗教的慰藉追求心靈的平靜，在佛教的梵音中度過晚年生活，結束精采豐富的一生。

觀察《絡緯吟》，其題材內容可說是豐富又多元，可略分為夫妻生活、親友贈答、旅遊紀事、書寫女性及歸隱悟道等五類。徐媛夫婦是晚明江南文士間的模範夫妻，夫唱婦隨、唱和贈答，鶼鶼情深的夫妻之情在字裡行間可以窺見，多次的離別，在徐媛的作品中呈現出的是離別的不捨與別後思念的深切，范允臨也曾在外地時表示出他對遠方佳人的懸念，除此之外，兩人在文藝上的追求更讓彼此心靈更加接近，除了是形式上的夫妻也是心靈上的伴侶。親友的贈答部份，徐媛的交友網絡廣闊，在重要的一位知性友伴就是同為「吳中二大家」的陸卿子，在兩人唱和的作品中可見兩人惺惺相惜的情感，此外在親戚部份，徐媛的家族是文

藝世家，所以徐媛有大量與家族親戚間的作品往來，從血親擴大到姻親，隨著徐媛隨夫宦遊後，交友網絡又擴大到了官夫人的結識，與宴席會中的歌妓，可見徐媛的人際網絡，比起一般的閨秀，已擴大了許多。在此類題材中，徐媛將生活的感懷與離別的苦悶，書成詩篇，送給這些遠方的親友。

隨著詩人的遷徙拓展了閨閣的方寸視野，徐媛作品中也有為數不少的記旅作品，隨夫宦遊、賞心樂事、節日慶典都有徐媛的足跡。其中以宦遊的旅程最具特色，徐媛以她細膩心思的觀察，將旅途所見所聞一一紀錄，尤其前往雲南的長途跋涉，沿途經過的景點，在詩人的觀察中一一記錄保存，而到了雲南這個迥異於江南水鄉的域外之地，徐媛也寫了一些當地風貌，甚至是巧遇戰事的特殊經歷，為詩人的生命歷程作了完整紀錄。除此之外，因為長期的離家，多次的與親友別離，徐媛也將心裡對家鄉的思念、與親友離別的愁緒，刻畫為首首動人的詩篇，呈現在讀者眼前，非身歷其景其境，無法描繪的如此絲絲入扣而動人心弦。其次，由於徐媛身在富裕之家，且晚明遊樂玩賞之風盛行，所以徐媛也經常有機會可以外出旅遊賞玩，石湖、虎丘、泛舟苕溪……都曾出現在徐媛筆下，這些作品則呈現出徐媛寫景清麗的風格與優閒自在的適意。此外，還有一些歲時節令時的紀錄，這些紀錄又以專屬女性的節日-七夕與中秋的紀錄最多，這些紀錄也呈現出江南地區的節日慶典之熱鬧，以及身為女性對於節日傳說的細膩感懷。

徐媛對女性的看法呈現在她對於女性的書寫題材上。她對於古代著名女性的題詠有她的獨特見地，肯定女性的能力與價值，認為女性可不必全然的依附男性。班婕妤辭輦後，自擁高情獨對寒窗自校書，擁有自主的意識不依賴男性，徐媛筆下的班婕妤是女性自主獨立的形象；對於孫夫人與王昭君在政治的貢獻，徐媛也頗多稱許，她們以另一種非軍事的力量，讓兩國之間保持和平，這是男性所無法達到的。但是在在大環境中，女性因為政治現實，不得已所要做出的犧牲，徐媛也提出了她的無奈、同情與不平。

至於在當代女性的歌詠部份，除了在幾篇對於女性的弔祭文章上，徐媛仍然呈現了她的傳統思維，對於這些女性的傳統婦德有所讚揚，但更多的詩作裡，徐

媛書寫的女性則多在其姿色與才能上，尤其在歌舞妓的描寫上，徐媛對於她們的身體描寫，纖彎、纖腰、絲鬢、嬌面、皓腕、柔步 具現了對女性的審美角度，徐媛也對她們的才能有所歌頌，如特別擅長詩文、琴棋書畫、歌舞樂器的女子，徐媛也都在詩作裡有所紀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徐媛還注意到了這些歌女的身世背景，對於她們的遭遇能有所關注與同情。此外，在描寫為數眾多的宮女詩作中，徐媛寫出她們的日常生活境遇，終日打扮自己只為贏取君王的青睞，卻在更多時候是孤獨的等待，徐媛對於汲汲迎合君王的眾多失去自我的女性，提出她的提醒與同情。

徐媛的晚年歷經了各地的宦遊生活、夫婿的官場失意，閱歷豐富的徐媛選擇回歸內室，過著歸隱田園、悟道參禪的宗教生活。在徐媛的作品裡也保留了這類的題材，且主要以詞、曲的形式呈現，透過詞曲這種俗文學的型態，徐媛大方坦露她的內心思維，從對世情不平的憤怒到看淡人間事，最終皈依佛教，在禮佛參禪的寧靜中，見證女性詩人晚年的宗教生活。

探討《絡緯吟》的藝術特色，由兩方向著手，其一是其表現手法，其一為藝術風格的營造。在表現手法上，從《絡緯吟》中見到的多元化體裁，可見徐媛將她豐富的寫作材料運用到各式的體裁上。分析《絡緯吟》的體裁，可以發現到徐媛嘗試的體裁總類非常多，有賦、楚辭、四言詩、古近體詩、詞、曲、序傳頌誄悼詞祭文等散文、尺牘等等，可見徐媛創作的野心與嘗試的勇氣。其中以古近詩體數量最多，佔了所有詩歌的近七成，其中又以七言絕句最多，這與其他女作家常用的體裁相同，這與女性在柴米油鹽的瑣碎生活中，難以擠出來完整時間來創作繁複龐雜的冗長作品有關，而絕句信手拈來的即興特質格外適合瑣碎時間的創作。此外徐媛將她特殊的人生閱歷以詞、曲的形式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將詞、曲的題材擴大，在女性詞、曲的貢獻頗著。

組詩的巧用也是徐媛表現手法的特色，徐媛將旅遊時的見聞以組詩形式表達，寫景、抒情都能暢所欲言，並且徐媛往往刻意的安排，讓這些寫景的組詩能由各種不同的面向，表達詩人所欲傳達的內涵，此種方式徐媛也運用在描寫人物

上，她藉由不同面向或是時間、空間的推移，塑造一個個女性人物，呈現出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此外在組詩的形式上，徐媛還有一組以詩末尾成另一詩作開頭的組詩共九首，上遞下接，頗有頂真修辭之效，使得結構緊密、文氣流暢，環環相扣的層次感，突顯出詩句的節奏動態，語言的音樂感十分強烈，可見的徐媛掌握組詩技巧頗為純熟。

在意象的營造上，分析出徐媛著意營造了舟船、風、雨與楊柳的意象。在這些不同的意象中，呈現出相同的羈旅情懷與鄉愁，這與徐媛飄泊的人生經驗有很大的關連性，她用舟船、風象徵了她的旅愁、飄泊、孤寂與鄉愁；用雨與楊柳來表達她送別時的離愁別緒與懷人的思歸情懷。除羈旅鄉愁之外，徐媛還用舟船來象徵了她晚年時期的歸隱之志；並善用了風、雨的意象來加強其寫景抒情的張力，使景物多了立體性，而自身的感情也融在景物之中。

整部《絡緯吟》呈現出清婉空靈、沉鬱幽邃的風格。徐媛的作品非依據寫作時間鋪排，因此較難確切見出其風格的轉變，但是對照徐媛的一生再整理《絡緯吟》的作品內涵呈現出的風格，約略可將其作品風格歸為寫景的清婉空靈，羈旅時期的沉鬱幽邃。

徐媛的生命軌跡精采而豐富，她的作品豐富且多元。《絡緯吟》看出了徐媛的人際情況，除了家人、陸卿子、雲南的官夫人們，還有數位知名不知名的歌妓；看出了徐媛對女性身體的描繪與欣賞，儘管有著曖昧情色的質疑，但卻是大膽的嘗試；看出了旅居生活對一個女性詩人作品題材的擴大延展，實佔據著非常重要的關鍵；也看出了歷盡人事滄桑，嘗盡人情冷暖的女詩人，最終回歸宗教的悟道通達；而在這樣豐富的精采人生背後，徐媛其實也裹著傳統禮教的外衣，包裝著她澎湃的內心世界，也正因為有這一件外衣的掩飾，讓她可以在上層菁英階級中悠遊，甚至獲得賞識而得以揚名。

傳統上，女性被賦予主內的任務，因此，女性多囿於閨闈，鮮少能有向外發展的機會。但是，徐媛的出現卻是一個例外，她站在閨閣名媛的位置，越出閨閣，參與丈夫的宦遊生涯，並擴大自己的交遊範圍，與其他名媛往來，更與身份特殊的名妓歌女唱酬玩樂，離開了女性的精神堡壘—閨閣，這樣的特殊行徑並沒有為她帶來太大的困擾，這似乎對一直以來明代婦女受盡壓迫的刻板印象有所衝突。

因此，筆者認為明末的社會風氣在商業行為的引導下，在某些方面已經在開放中，閨閣名媛都能在禮教外衣的掩飾下有所突破，更遑論其他階級的芸芸眾生了。看來，徐媛為後代的女性作家開創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因為文獻的缺乏，因此本論文在研究時所遇到的障礙幾乎都是因資料取得不易而備受煎熬，徐媛生平的拼湊不足之處仍多。展望未來，希望隨著女性文學研究的加深加廣，越來越多資料的呈現可以補足本論文所欠缺之處。